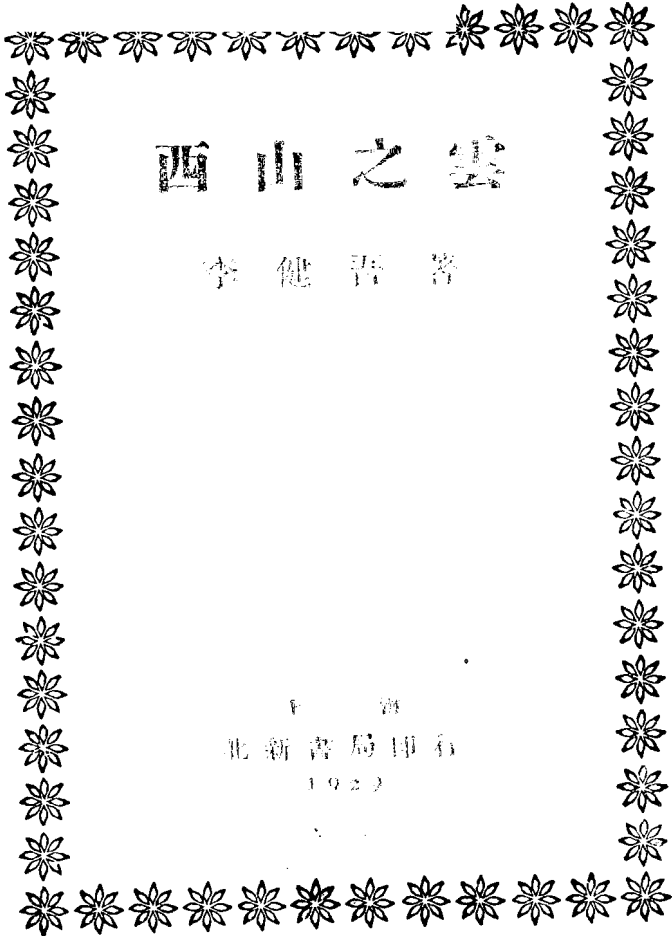


712.13
40021

西山之雲

李健吾著





西山之雲

李健吾 著

北新書局印行

北新書局印行

1922

序 一

我真歡喜來替健吾寫這篇序文，緣故是我一向就很愛讀作者的小說，同時我們做了好幾年的學友，我的話或者不至於十分誤解他。

這集子裏所包含的四篇，都是健吾的近著。雖然這四篇不見得就允稱傑作，或者健吾將來的作品還要超過牠們；但我們平心靜氣地看，總覺得這些都是他精心結構的產物，沒有一篇是沒有下過工夫的。時下文壇上粗製濫造的習氣，作者一點都不曾沾染，這是我佩服的地方。

這四篇小說，三篇的背景都是鄉村，大概因為作者久住鄉間，對於這方面的情形特別熟悉的緣故。我們已經讀厭了城圈子裏‘少爺小姐’的作品了，‘土老兒’的生活在我個人是分外感着親切而有味的。現在讓我來從頭到尾談談這幾篇東西罷。

私情我以為算得一篇短小精悍的作品，行文滑稽得有趣，恐怕我們誰看見都要喊道，‘多麼一支古怪的調子！’你仔細地去領略，才會感到他們（篇中的人物）真妙，真逼真動人！

紅被是一篇描寫內心極其生動的佳作，一剎那間發生的一個片段的事實，像作者那樣鋪張深入的描寫，中國文壇上還不多見，中間插入的那八個字‘速逃督府派人刺君’幻化成鬼魔猙獰的形態，看着，想着，真令人恐怖戰慄。健吾

是一個愛倫坡的小說的嗜讀者，這篇東西大概有點受他的影響。我記得從前讀過一篇猶太賓斯奇的暴風雨中（In the Storm）寫一個老婦的女兒在暴風雨裏慘死的故事，老太太在路上尋着了牠。那篇寫心理更細微，情景比這篇還要恐怖。我以為兩篇很可以對照起來看，雖然這篇藝術上有些地方還不及賓斯奇的精鍊，題材也稍微不同，但描寫一個片段深入的悲惶的心理，却是殊途同歸的。

關家的末裔寫鄉下旗人家庭的衰落，裏面寓着不少人生悲慘的情味。我在兩個月前也寫過一篇窮人的時運，敘述城市中一個落魄旗人的故事。我覺得我和健吾都犯同一的毛病：就是對於旗人的生活還欠更精審的觀察與體驗，所以有些地方寫出來和窮苦的漢

人沒有多少差別，這終不免是一種缺點。

再談到最後一篇西山之雲，一個結構很好的中篇小說，題材和描寫我都很喜歡。不過我以為這一類的取材總稍微偏於理想了：像篇中那樣的青年居然和鄉下的一個婦人一見生情，發生戀愛，是普通事實上很少有的。而且中間把村婦的程度也寫得太高了一些，對話有些地方也嫌生硬不自然，似乎還有改好的可能。這篇創作我畢竟很愛牠，健吾寄給我時，我是在一個夜間把牠讀完的，我曾經為這篇的結局，心裏充滿了淒涼，一霄沒有睡得安靜。

健吾的小說本來不只這幾篇，因為他選得太嚴的結果，以前的都完全落選了。雖然是這樣很少的四篇，但已各有其特殊的情味，很能代表出他卓然獨異的風格。以後的進步，自然是無限

的,那就在作者的努力了.

一九二七,六,十五,塞先艾,於北京.

序 二

病人的心情不同常人的心情；失望者更然。這裏四篇東西便如此這般寫成，藝術上的不純熟勿須提了。據我的揣想，前兩篇許會給讀者以較滿足的印象罷。不過這四篇對我自己，親暱的程度却是一樣的。私情是我從家中往學校途上，忽然意想所及，隨即用鉛筆記出的；牠的情調和後三篇完全異趣，極其輕利。紅被所敘只是一件事實，死者生時主辦長安的‘易俗社’，想來至少陝西人還該未忘掉他，這可愛的君子；他的朋友也是實有其人；這是媽在病榻

前，爲我驅煩解悶底故事之一，至于其間詳細節目，都出乎作者自撰了。牠頗值得讀者細心地鑑賞。關家末裔的暗示，却得感謝清華四周窮苦的旗人，非常誠懇，非常卑弱，我這篇只算一種人物性格的概略的研究，喜歡底人怕要很少。西山之雲就全體而論，算一個失敗的東西，性格的描寫欠深刻，結構上間有突兀的小疵；不過各章分開來看，不見得全無可取的地方。

其初我病在學校醫院，隨後又移向協和，首善各醫院，移向家中，如今重新返回舊地，顛頓不已，只爲求個病好，媽媽通宵伺候在我的牀邊，姐姐在產後各處奔波來去，這真非天下爲子弟者口舌所能形容底罪事。學校方面處處與我以方便寬容。尤其在這兒值得永久的感謝的，特別是朱佩弦先生，苦心考究我文章的

優劣,臨了總還勸我保養身體第一。

我寫這篇序底時候,覺得朋友幾乎沒有一位不是愛護我的:只有一位;然而天地間總不會沒有缺陷的,所以這一個人我便格外感到深愛。

五月,六晨,學校醫院中。

目 次

私 情 I

紅 被 II

關 家 的 末 裔 29

西 山 之 雲 57

私 情

我跳過去，冷不防給了他一個鍋貼，又退回來，罵道：——

“你？忘八羔子！這話是你講的？他媽的有錢還賤，難莫賴我一輩子？老蚰蜒——”我轉過身向茶館裏勸架底人們道：“諸位試評一評這理，去年臘月欠底債，到而今說話也有一年了，他媽的誰見過一個制錢？剛纔催緊了，老蚰蜒效會了血口噴人，說我同他女兒不乾不淨，要他媽的賠償名譽——”

“前天你自己向我——”老頭子唧噥着。

“我？別裝孫子了！”我掄起拳頭要跳過去，幸虧人多給攔住，不然怕打不毀那老同行；“就是你那位街頭賣騷底千金，鼻頭髮紅，一臉黑雀斑，小名叫做葉子的？別臭美了，大太爺娶上十個八個的，也輪不到她！閒言少叙，他媽的還賬！”

“看我們大家面子，寬他兩天——”

“不行！血口噴人！他媽的非打官司不成，有他老頭子玩兒樂底日子！”

“看你們多年老街坊的面子——”

“街坊？他媽的造咱家謠言，說我偷他姑娘？這官司吃定了！”大衆推推搡搡，做好做歹，把我從茶館勸出來。“媽的他姑娘，那閻婆惜，問我睜眼看過沒有——”茶館裏頭有一個喊倒好的；要不是大家攔住，我真要進去，問：“誰？”但是我仍然嚷道：“好小子，要幫場就出來，別躲在裏頭唱小旦——媽的我寧可偷他

姑娘,也不要你!”

我悻悻然地,搖擺到後街小胡同口,靠在拐灣處的石頭上。

不瞞衆位說,我和那老頭子都在老爺廟擺估衣攤子,他的在殿階下的左面,我的在右面。我們是老同行,又是緊隣,時常鬥嘴是免不掉的;可是我的生意一天旺似一天,招上老骨頭的窄心眼,暗地裏不知自己搗了多少鬼。可是要不是——話又說回來了,他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,叫做葉子,往來給他送取貨色,總要從我的攤子前過來過去。小風騷樣子,說壞罷,也還有三分斌媚,流水有意地向着我時笑時怒。對天鳴誓,小子我他媽的要從來看上她一眼,算我洩了氣。自然我們常要說話,高興起來我也許開她個玩笑——這又算什麼:人非草木,孰能無情?過了眼前的新年,我纔

二十三歲，自己也攢了點貼己錢，正是成家立業底好時光。

我家裏還有一位老娘，早就盼我娶一房親，給她老人家抱孫子，然而那如何能行。咱雖說不上文明哪，自由結婚哪，可總也得經過咱的親眼挑剔，弄個好相知——話又說回來了，我所見過的只有他這個女兒；稍爲中我意的，您別笑話，也只有這黑裏帶俏底葉子！我心裏也早明白她不會不願意，瞧她那份兒神情，眉來眼去的，也就猜得出；不過咱究竟男兒漢，話豈是輕易開得口？我也明白她爹那老胡塗的小心眼兒，願意讓他女兒搭上我，好把兩家買賣併成一處，讓他來個獨佔鰲頭。瞧，我也不胡塗！他試着向咱借錢，三兩吊算什麼，我立即扔把他；瞧，我老催他，他老不還，活像諸葛鬥周郎——今天在茶館裏，媽的他居然會

說出那樣不要臉底話，真虧他！讓人想着怎能不生氣，我偷他女兒，好像他在裝腔做勢底招驕馬。別丟他三代的陰德了，有了那麼一個活寶貝……

不過，有人在背後向我笑哪，他媽的是誰？——一團糟！剛說曹操，曹操便到。

我抬頭望着天：今天怪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月亮和太陽會了面。

“喂，怎麼不睬人，從那裏學來了大爺氣？”她跳到我面前，也斜着小蛤蟆的眼睛，嘴圈上還留着笑了半截底笑勁兒。

“不怎麼，走你娘的路！”

“好呵，我偏不走，不走，不走定了！”

“少懶氣！回家找你爹賣俏去，這兒用不着。”

“放屁，什麼話！正因為你用不着，我纔不走。得啦，你不是剛同我爹吵過嘴

嗎？哼，你真英雄，我還看見你打了他一個耳刮子，打的他半天喘不上氣，聽你在茶館裏吹嘴——嘿，多麼英雄呀！”

我從石頭上站起來，向她打了一個‘匪仔’，傲然道：“對不起，雞不與狗鬥，咱不與你鬥！你不走，我走！”

“不行，今天我替爹報定了仇！”她伸出一對白胳膊，跳跳躍躍地攔住我，眼睛露出凶光，向四旁閃着。“隨便你罷！要不我叫巡警，就說你——”

“說我怎麼？”

“我知道什麼！”她的臉黑中透血，那嬌樣子真像要吞了天，吞了地，媽的要吞了我！

“哈哈，我却知道哩！哈哈，我却知道哩！”

她扭身貼在牆角，臉藏在臂裏，抽抽噎噎哭起來。小狐狸精在布天羅地網